

皇清經解續編

冊五念

今文尚書經說十五

侯官陳壽堂撰

周書十五

大誥第七十

今文尚書十二

王若曰大誥猷爾多邦越乃御事

案偽孔傳以王若曰爲周公稱成王命鄭君注以王爲周

公也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稱王二說不同今欲禮記明

堂位正義引王肅注云稱成王命故稱王則僞傳實據王

肅之語而治古文尚書用古文家說者鄭君以王爲周公

從今文家說也明堂位曰昔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

子與降東南鄉而立鄭注云天子周公也蓋記既言周

公朝禮後又言天子稱斧依明天子即公攝矣明堂位又

云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抱朴子外篇親親亦云周

公之攝王位舍通用權以安社稷明周公攝王位固權稱

王案若謂周公述成王命以誥則當如多方篇言周公曰

王若曰或如多士篇先言周公告後乃言王若曰而此文

不然則王肅謂周公無疑也江聲云命大事則權稱王者

是周公攝政於終爲王故平時不常稱特以大事之命必

自王出故權稱王耳權稱云者明不正稱也

三國蜀志諸葛亮傳陳壽曰魯大賢也周公聖人也故之

向書魯公之誤略而雅周公之詰煩而悉何則魯與得焉

共談周公與誤下矢督故也

漢書翟方進傳少子曰義爲東郡太守王莽居攝義心惡之

曰新都侯攝天子位號令天下故擇宗室幼雅者以爲攝子

依託周公攝成王之義且以觀望必代漢家其術可見選舉

兵井東平立嚴卿侯信爲天子移檄郡國言莽攝攝等號莽

聞之大懼曰抱孺子會羣臣而稱曰昔成王幼周公攝政而

管蔡挾嫌父以畔今置義亦挾劉信而作亂於是依周書作

大誥曰惟居攝二年十月甲子攝皇帝若曰大誥誥諸侯王

三公列侯於女卿大夫元士御事

案王莽依周書作大誥其文道在大誥下故尚書釋文云

誥爾多邦非是時尙書今文列於學官古文藏於秘府其所仿仿者乃大誥之舊文是可授以究大誥之文誼矣尚書正義云鄭王本歲在誥下是其本亦同於馬特作歌作縣各有不同段玉裁曰縣狀古通爾雅釋詁通訓謂也郭注義皆見詩書今詩書縣字不見而漢書班固通釋曰漢先聖之大經用巧言秩秩大聖聖人莫之也小雅訓道云古一作誤詩古注引詩通作大縣然則經典之章訓道者古作縣東晉時不誤故文見詩書也李善注幽通賦反謂歌是縣非大誤此篇經文當依馬本改歌作縣應劭注釋得曰言以大誥告於諸侯以下也非應之誤偽孔傳所本喬彞謂馬本作縣鄭王本作歌當是古今文之異或讀從古文或讀從今文故有不同三家之本官亦不同各隨字解之故詁亦異應劭注漢書是用尙書家說非非之誤解應劭注漢書云御事主事也故曲禮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也鄭注云御猶主也書曰越乃御事謂主事者正義云所引書者大誥文也鄭解御字與應劭同此可爲劭注用書說之明證矣乃與爾雅訓爲女弄大誥云于女即越乃之訓詁代字也時思齊鄭義引書又曰越乃御事正義亦云大誥文今據古本作越爾御事蓋鄭君注詩及禮所引尙書皆援今文耳後漢書丁鴻傳上封事曰夫威柄不以放下利器不以假人故雖有周公之親而無其德則不得行其勢也不弔天降喪於我家弗少延漢書翟義傳莽作大誥曰不弔天降喪於趙盾丁董。前古曰不弔言不爲天所弔降下也案偽孔本尙書喪字作剽剽字作不延洪一字連文韻不少延洪爲句釋文云剽馬本作書馬韻弗少延爲句正義云鄭王皆以延上屬爲句言害不少乃延長之今據漢書莽作大誥文亦以洪屬下讀則知今文尙書皆與古文句讀同偽孔傳延誤之訓誼殊非是古無此訓也段玉裁曰偽孔傳以弗弔爲不至莽大誥作不弔天降喪蓋如左傳吳天不弔之解非訓至也馬鄭皆不少延爲句莽大誥亦云洪惟我幼冲孺子惟偽孔傳義誤字上屬而不知洪

惟國天之命而見於多方矣

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服弗弔應劭曰其得能格知天命

漢書翟義傳曰洪惟我幼冲孺子惟未繼嗣無疆大服服事

乎未遇其明愆能道民於安況其能任知天命。前古曰洪

大也惟思也冲惟也大思幼惟孺子當承繼嗣無疆大服服事

服行政事子弄自稱也言不遵明哲之人以自亂佐而違百

姓於安登爲辭也

案爾古注漢書與偽孔傳道有不同當是誤用漢人服應

等舊注之文舊注多本今文尙書說故並載之前書正義引王肅注以洪爲大惟爲念向下降義大念我幼孺子

與經文武無窮之道與漢書合造作道者呂刑兩造具備

史記作兩造具備是造之祖爲道弄以訓詁代經文也段

玉裁曰造弄大誥作道蓋今文尙書本作道字下文乎造

天役亦作乎造天役馬云造道也見前遺字正遺字之誤

馬用今文注古文也格弄作在

照乎惟小子若步淵水乎惟在求朕攸濟故實得前人受命茲

不忘大功乎不取聞天降威用爾王遺我大寶應紹天明即命

漢書翟義傳曰照我念爾子若步淵水乎惟在求朕所濟度

奔走以傳近奉承高皇帝所授命乎豈敢自比於前人乎天

降威明用爾帝命命居攝踐跡如周公故事。師古曰照嘆

辭言我當求所以濟度之故奔走盡力不憚勞勞傳讀曰附

威明猶言明威也紹承也

案應劭古本尙書作已偽孔傳云已發端辭也段玉裁

曰已照管即今之唯字莽大誥作照者此今文尙書也數

貴尙書釋文云云狀洪云反徐音讀按偽傳以數貴釋爲數

布大道則是讀實爲讀今據莽大誥乎惟在求朕所濟度

奔走疑今文尙書無數字而以貴同奔疑今文家說然數

前人受命莽大誥作以傳近奉承高皇帝所授命按今文尙

書數多作傳如傳納傳土皆是此意今文尙書必作傳

故莽云傳近亦今文家說也莽曰乎豈敢自比於前人乎

此即經之茲不忘大功乎不取聞也又曰天降威明用爾

今文尙書經說

帝室避我居讀實此即經之天降威用肅王遇我大寶
題也其字句解說今文家與古文家絕異開字疑今文向
書作比又按于字今文尚書既必無之矣而偶孔傳云開
塞天所下威用正義云我不敢絕天之所下威用皆不言
於則疑古文尚書亦本無于字淺人增之也
漢書武帝紀曰若涉澗水未知所濟

案此語即用大誥若涉澗水乎惟往求朕政濟之文也據
此今文家既讀濟字句則下文當讀黃傳前人所受命為
句謂奔走以得近奉承前人所受命也黃與奔古通用應
劭風俗通云虎黃言猛怒如虎之奔赴是實即奔矣
說苑辨物篇曰題題文五色似玉似金背陽向陰上隆象天
下平法地聚行象山四趾轉運象四時文著象二十八宿地
頭龍遊左稱象曰右稱象月千歲之花下氣上通能知吉凶
存亡之變南則信信如也動則著矣

三體石經大誥存存條文並舉
案此見於洪氏續編所存洛陽蔡氏所刻者既具三體
則今文亦在其中大誥通三字即尚書大誥之文也
三國魏志注明帝詔曰書曰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
三國魏志武帝紀潘助作策命魏公曰朕以眇眇之身託於
兆民之上承恩厭難若涉澗水非君欲濟

曰有大艱於西土西土人亦不靖謝靈運
漢書霍光傳曰反虜故東郡太守翟義與師動眾曰有大
難於西土西土人亦不靖於是動
案說文地部云蠡蠡動也从蠡蠡蠡蠡古文蠡蠡从戕周書
曰我有載於西王鳴盛曰攷周書無此文疑即此有大艱
於西土王莽改作有大難於西土魏晉人因之耳若依說
文以載字代大艱二字言四國蠡動以誘西人而西人亦
以蠡蠡之義既通也蓋古文作載者張揖廣雅釋詁云
載出也玉篇戈部又作載云充尤切亦養子郭忠恕汗簡
亦以載為蠡至魏晉變為春遂作蠡矣

三體石經存存條文並舉
案此見洪氏續編所存洛陽蔡氏所刻者段玉裁曰古
粵越時時尚書蓋皆作越而載字據說文則為古文不

知何以魏時錄不作蠡而作載也說文養字下引周書曰
我有載於西此許引古文大誥記德之誤也如或載或咎
東方昌矣之比不則王莽所引今文尚書固有大有難於西
土西土人亦不靖於是動與古文尚書同經無我有載於
西之句載字雖中初出時安國讀為蠡既以今字改之矣
而許叔重存其故書所作於說文俾學者有稽焉
我周邦

漢書霍光傳曰嚴鄉侯信誣敗犯祖亂宗之序天降威遣我
寶德固知我國有告災使民不安是天反復右我漢國也○
師古曰寔大也告病也言天所以降威遣者知國有災病
義信當反天下不妄之故也皆讀與此同
案尚書正義引鄭云朕謂小國也又引王肅云朕主也殷
小主謂祿父也大敗紀其王業經紀王業望復也江聲
曰莽據此經作話惟此條特異蓋莽心懷篡假託周公
實與周大相反反覆義劉信為漢是義兵與管蔡武庚之叛
逆亦與若謂敗紀其效則是典復漢室名正言順不可諱
矣故變言犯祖亂宗之序又覆義劉信實扶漢室不得謂
其歸我漢國故變文言是天反復右我漢國也此莽竊於
詞詠故支吾其說正竊此經之字而意實乖異此則不可
擬以推求經誼者也希松謂今文尚書文字多與古文異
者此經今文疑是作誣敗紀其序犯紀與紀形略相似故
莽語云誣敗犯祖亂宗之序敘序古相通用也段玉裁云
尚書釋文朕與典反馬云至也至字當亦主字之誤按說
文載主也尚書正義引王云朕主也此王肅誤為敗之假
借也無經書多作典段說也是也

尚書大傳曰奄君蒲姑謂說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幼幼矣
周公見其大此世之將亂也請舉事然後殺父及三監叛也
○注言周初不和睦欲伐之而復政也
案尚書大傳云云即此經所言知我國有告災乎復之謂
也告古文尚書作託正義引鄭云知我國有疵病之瑕是
鄭本亦或也莽語兼以訓詁申說取其明暢易於曉人故
云有告災也

今蘇今翌日民儀有十夫乎翼以于救甯武國功
漢書霍光傳曰粵其間曰宗室之偶有四百人民獻儀九萬
夫乎救以終於此謀繼嗣圖功○孟康曰民之表儀謂賢者
○師古曰我周宗室之偶及獻儀者其謀圖國事終成其功
尚書大傳周傳曰民儀有十夫
案儀字古文尚書作獻與儀古音通轉段玉裁云知大
射儀注獻讀為沙司尊再注獻讀為儀又讀為儀讀為摩
沙之莎却特注儀讀為沙語聲之誤也說文解字車
部義聲之義或從金獻聲作獻音元與與欲卻通音轉
若莽大語民獻儀九萬夫此合今古文文兩存之孟康曰
民之表儀謂賢者孟此注釋儀字而已非經獻也若班書
本有獻字則孟注當云民獻儀民之賢者可為表儀不當
先訓儀而云謂賢者班書多用今文每被後人以古文改
之如王莽傳引書莽讀於德不台章昭注古文台為圖是
班作台甚明而今本乃改為圖幸章注語存於文選引
注中可取耳此大誥多改今文必作民儀九萬夫獻字必
系用古文政儀字遂致兩存而小顏不辨古文苑班固車
騎將軍賈詡征頌云民儀賢者英彭彭此用今文尚書
民儀二字也可知班書儀字乃後增矣莽大誥前云宗
室之偶有四百人民儀九萬夫後又云宗室之偶民之表
儀則前之無獻字已甚明顯偶偶偶偶偶偶偶偶偶偶偶偶
家說也山井鼎所載足利古本牧皆作撫撫即改字說
文改撫也从乂乂聲讀與撫同

我有大事休朕卜井吉肆予告我友國君越尹氏庶士卿事曰
予得卜吉乎惟以爾庶國于伐殷通諸臣
尚書大傳曰周公先謀於同姓同姓從謀於朋友朋友從然
後謀於天下天下從然後加之著義以君子聖人謀義不
謀不義故謀必成下義不卜必吉以義聖不義故
戰必勝是以君子聖人謀則吉戰則勝
漢書霍光傳曰我有大事休予井吉哉我出大將告郡大
守諸侯相令長曰我得吉卜乎惟以伐東郡嚴卿侯通
攝臣○師古曰大事成事也言人謀既從卜又得吉是為美
也通亡也攝散也

粵越時時尚書蓋皆作越而載字據說文則為古文不

云有告災也

也通亡也攝散也

爲之衛包盡改害爲曷獨此害字以孔傳不訓曷僅存恭

不旅力同心戒之哉予不敢僭上帝命天休於安帝室興我

不能遠省識古事豈知太后之勤乎

案明賦古文尚書作明長賦古通用字釋文亦云畏徐
音厥我王哉曰古文尚書不至基拜作大大矣以大大訓
不至偶孔傳亦同以矣訓基蓋今文尚書作不至其也其
讀如姬語詞故拜以矣字代之立政篇不至其見隸釋故
知此亦當同也非大語衛不克遠省王伯厚說漢人所引
異字舉此古人至不多通用上文至不亦作大大此不云大
克遠省而云不克知今文尚書作不克也王鳴盛曰爾不
克遠省二句偶傳以不爲大雖是古訓但非提此語云爾
不克遠省爾豈知太皇太后若被之勤哉乃爲合也
爾不能遠省識古事爾豈知文王若被之勤哉乃爲合也
天慈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富王國事

漢書霍光傳曰天慈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安皇帝之
所圖事○孟康曰天懷勞我國家成功之所在○師古曰辛
終也言我不敢不終祖家之業安帝室所謀之事

案天慈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安帝室所謀之事
云間偶也言天懷勞我國家成功所在釋文云間音稅正
義云間懷釋語文王鳴盛曰攷釋語但有慈懷無間懷說
文比部慈亦訓懷古無以慈爲旁者惟說文元部云慈神
也鄭問詩箋云問神也是問具神通既既神也然則
問正可訓勞非作慈旁故孟康解爲懷旁若此經問慈則
當訓勞懷不可云懷旁也段玉裁曰慈問釋古字通尚書
斷無複用問慈二字之理既孔傳上文無慈於即釋云無
旁於憂此處慈字再見則分析之曰慈懷也古人注經有
此一例非大語天慈勞我成功所益今文尚書賦古文尚
書多一勞字故孟注懷旁仍是慈訓懷也下文天亦惟用
勤慈我民若有疾拜作天亦惟勞我民若有疾蓋今文尚
書無慈字勞非釋慈也今文經與古文經動多數異又等
遺學者用其所知故所不知致若難讀爲亂求之如此廣
雅之說勞也即無慈字即之訓也尚書在魏時慈作祕未
可知偶孔傳慈訓勞必有所本慎者必勞故慈得兼二訓
尚書之慈或作祕或作問其字皆必聲也以其或作問遂
兩存之曰天問慈猶民懷一作民獻遂兩存之曰民獻儀
也猶是求之思過半矣段說是也

肆王化誘我友國君天樂諸辭其考我民予害其不干前
人國功攸終

漢書霍光傳曰肆王告我諸侯王公列侯卿大夫士御事
天輔諸辭其累我以民予害敢不於祖宗安人國功所終
師古曰肆陳也陳其理而謂之言有至誠之辭則爲天所
輔累託也言天以百姓託我我爲敢不謀於祖宗安人之功
也皆音力瑞反書讀曰曷下皆類此

案莽擬大語文以考爲累江蘇云淮南記論訓夏后氏之
項不能無考又說林訓曰璧有考不得爲寶是考有疵累
之語故云天子累我以民也商鞅謂諸師古漢書注訓肆
爲陳與偶引傳訓肆爲故義與又訓累爲託言天以百姓
託我與偶孔傳以考訓成其誼迴殊此取義備服應等
舊注用今文尚書三考之說爲解非師古所能造也化
誘詐作告也曉諭之意與化道誼同諸古文尚書作忱
古忱詎通用詩天羅忱斯說文作詎又其命匪詎說文作
忱是其證已

漢書孔光傳書曰天樂諸辭言有誠道天輔之也明承順天
道在於崇德傳施加精誠謙學而已

班固敘傳南道賦曰觀天回之結授兮實樂誼而相順
案此皆用今文尚書也顏師古漢書注引尚書大誥曰天
果錫辭李善文選南道賦注引曹大家曰樂誼也誼說也
又引尚書曰天威榮詔誼與古字通也

天亦惟用勤慈我民若有疾予害敢不干前古人收受休罰
漢書霍光傳曰天亦惟勞我民若有疾予害敢不於祖宗所
受休輔○師古曰言天所撫勞我民敢有疾若我爲敢不
順祖宗之意休思而輔助也

案古文尚書作收受休輔釋學爲於云所受天命終畢
之葬大誥云所受休輔與古文誼與段玉裁曰按上文端
作輔樂亦作輔而端與畢音近今文尚書蓋作收受休端
故與詞我不其同以輔字代之也

王曰若朕嘗其進服言難曰思若考作主既底法厥子乃不克
室知克爾厥父苗厥子乃不克知知克履厥考其目曰予有
後弗棄若予害敢不越印救衛王大帝

漢書霍光傳曰予聞孝子善繼人之意忠臣善成人之事予
思若考作室厥子室而構之既父苗厥子播而穫之予害敢
不於身撫繼宗之所受大命○師古曰父可作室之意則子
當室室而構勞播以成之父苗耕其子當布種而收穫之
反土爲苗一曰田一歲曰苗作室農人猶不棄其本業我於
今日不得有進而不征討殺逆也

案此經厥考畧以下十二字尚書正義云鄭王本於矧肯
憐下亦有此一節然取喻既同不應重出蓋先儒見下有
而上無訓其脫而妄增之王鳴盛曰非先儒增之晉人刪
之耳翟義傳無此一節則晉人所據也也後漢書注訓肆
於此節皆約舉其詞取其義晚故文有詳略耳觀師古注
云作室苗人猶不棄其本業即申釋弗棄之語師古多
襲用舊注知今文尚書亦必有此一節也時大雅文王有
聲鄭箋云書曰厥考翼其育曰我有後弗棄基諸說引鄭
書注云其父收職之人其育曰我有後子孫不廢棄我基
業乎按鄭君箋詩所引書多據今文尚書倘今文無此一
節鄭君必別白言之明傳古文尚書矣又尚書正義言定
本云知弗官構矧弗官穫皆有弗字檢孔傳所解弗爲衍
字段玉裁曰按周弗官構矧弗官穫猶言益弗官獲益弗
肯穫矧況也況益也段說亦通若擬大誥於此經數語皆
約言之無從從證今文之同異然攷後漢書肅宗紀元和
三年詔曰不克室構又陳壽三國志亦用克構字則知今
文尚書弗字作不有字皆作克矣稱作桓字宋時避諱改
之說文本部云構蓋也从木構聲杜林以爲構矧字又云
構矧也棟方爲構又云構案名爲屋棟周謂之檜齊魯謂
之構杜林傳古文尚書書訓構爲構此杜林古文家說也許君
訓構爲蓋屋字此今文家說也其引杜林云云兼存古文
說以備一義訓詁雖微異而字則皆同作構也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長其勤弗敢

漢書霍光傳曰若厥宗乃有效勸武伐厥子民長其勤弗敢
○師古曰豈有人來伐其子而長養彼心反勸助之弗敢其
子者正以子惡故也言勸武伐惡其心亦然乎所征討不得
避親當以公義

○師古曰豈有人來伐其子而長養彼心反勸助之弗敢其
子者正以子惡故也言勸武伐惡其心亦然乎所征討不得
避親當以公義

○師古曰豈有人來伐其子而長養彼心反勸助之弗敢其
子者正以子惡故也言勸武伐惡其心亦然乎所征討不得
避親當以公義

○師古曰豈有人來伐其子而長養彼心反勸助之弗敢其
子者正以子惡故也言勸武伐惡其心亦然乎所征討不得
避親當以公義

○師古曰豈有人來伐其子而長養彼心反勸助之弗敢其
子者正以子惡故也言勸武伐惡其心亦然乎所征討不得
避親當以公義

漢書霍光傳曰予聞孝子善繼人之意忠臣善成人之事予
思若考作室厥子室而構之既父苗厥子播而穫之予害敢
不於身撫繼宗之所受大命○師古曰父可作室之意則子
當室室而構勞播以成之父苗耕其子當布種而收穫之
反土爲苗一曰田一歲曰苗作室農人猶不棄其本業我於
今日不得有進而不征討殺逆也

案此經厥考畧以下十二字尚書正義云鄭王本於矧肯
憐下亦有此一節然取喻既同不應重出蓋先儒見下有
而上無訓其脫而妄增之王鳴盛曰非先儒增之晉人刪
之耳翟義傳無此一節則晉人所據也也後漢書注訓肆
於此節皆約舉其詞取其義晚故文有詳略耳觀師古注
云作室苗人猶不棄其本業即申釋弗棄之語師古多
襲用舊注知今文尚書亦必有此一節也時大雅文王有
聲鄭箋云書曰厥考翼其育曰我有後弗棄基諸說引鄭
書注云其父收職之人其育曰我有後子孫不廢棄我基
業乎按鄭君箋詩所引書多據今文尚書倘今文無此一
節鄭君必別白言之明傳古文尚書矣又尚書正義言定
本云知弗官構矧弗官穫皆有弗字檢孔傳所解弗爲衍
字段玉裁曰按周弗官構矧弗官穫猶言益弗官獲益弗
肯穫矧況也況益也段說亦通若擬大誥於此經數語皆
約言之無從從證今文之同異然攷後漢書肅宗紀元和
三年詔曰不克室構又陳壽三國志亦用克構字則知今
文尚書弗字作不有字皆作克矣稱作桓字宋時避諱改
之說文本部云構蓋也从木構聲杜林以爲構矧字又云
構矧也棟方爲構又云構案名爲屋棟周謂之檜齊魯謂
之構杜林傳古文尚書書訓構爲構此杜林古文家說也許君
訓構爲蓋屋字此今文家說也其引杜林云云兼存古文
說以備一義訓詁雖微異而字則皆同作構也

案民長古文尚書作長養放夏小正執養當事傳曰養長

也是長養祖通段王叔曰按兄者周公謂武王也考成也

厥子簡成王也若武王成簡王大帝號曰百官皆指百

獲矣乃有武庚等伐其子爲民之長如平實母弟及爾邦

君尹氏御事其可相勸弗致乎此條語本易明爲孔傳不

以此語爲周公之言改其辭雖難不可通王莽效大結曰

若經宗通有效湯武伐厥子長其勸弗致此語亦甚明

謂若劉氏祖宗在上而忽有義信者效湯武伐其子孫

侯王孔公侯卿大夫元士御事其相勸弗致乎師古注

若偶孔傳尤爲不可通又按此若字與上文若者一側謂

若兄有成業而有同志之友忽伐其子叔父固其長也其

可相滅勿致乎以恆情視之也友莽何以作效湯武蓋又

支二字音與形俱相似今文尚書受楚作受說今文家必

云文者效也效湯武也故非用其就漢時噲人子弟皆留

歐陽夏侯尚書莽多用其訓故諸使一時易明矣齊燮

友子作友朋解義究牽強古文尚書友字疑是交字之訛

交以交友以兩手相交是友亦得則交今文尚書作交說

交文亦訓交也文又有效故今文家釋受爲效耳

王曰鳥庫肆載爾惡圖君越爾御事夷國縣習亦惟十人通知

上帝命賜天災建爾時問取易定列今天降戾于周國惟大難

人誦都齊伐于厥至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漢書翟義傳曰鳥庫肆載爾惡圖侯王公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

其勉助國道明亦惟宗室之役民之表微通知上帝命賜天

難誠爾不得易定況天降定于漢國惟大難人習義訓信大

逆欲相伐于厥室豈亦知命之不易乎○師古曰肆陳也勸

令陳力道由也言當由於明智之事以助國也迪亦道也言

當遵道而知天命壽齡也天道輔敝爾不得改易天之定命

義信不知天命不可改易乃大爲難難以千圖紀是自相謀

誅伐其室也舊古韻字

案此經天子葬作勉助江聲曰釋言文爽有差也式也喪

也明也四處皆不可施于此經張詩云女也不義士貳其

行則爽有東施故買注國語云爽貳也貳者副貳有輔

佐之證則爽之言貳貳輔也江就是也雖佐即勉助之

東征命不僭差小陳惟若此○師古曰言循祖宗之業務在

東征命不僭差小陳惟若此○師古曰言循祖宗之業務在

東征命不僭差小陳惟若此○師古曰言循祖宗之業務在

東征命不僭差小陳惟若此○師古曰言循祖宗之業務在

東征命不僭差小陳惟若此○師古曰言循祖宗之業務在

云定古文法字形與定相似故誤也當爲定字又此經天

降展于周國偶孔子以展訓罪亦非是詩小雅無正及

大雅桑柔毛傳皆以展訓定此古誼也每偶孔本作趙江

聲曰說文于部云舉子也來俱之詞也南義文作審古今

字也輔國必由賢哲亦惟十人賢哲道之以知上帝命

云天命輔國當知天命有定無改易定命況今天降定

命于周國乎惟大難人謂三監也鄰近也三監于王室大

近矣乃相伐于其同室逆天叛親不容不討今獨不欲征

之爾亦不知天之定命不伐乎按此經讀當以三監一

字上屬爲句正義引王肅云惟大爲難之人謂管蔡也大

近相伐于其室家是讀經鄰屬下則不詞矣

乎承念曰天惟喪殷若爾天不降戾于周亦惟休于前

商人乎言其極下言敢不卜從

漢書翟義傳曰乎承念曰天惟喪殷漢劉信若爾天不降戾于前

不終乎降天亦惟休於爾宗子言其極下言敢不卜從○師

古曰肅大治田除革穢天之欲喪義信事亦如之我當順天

以終竟田疇之事天美祖宗之事我何其極下敢不往從言

必從也

案書偶孔氏本作極改無邊極橫漢石經作則則今文書

字不從禾也說文書部云書當爲也從來面來者臣而

戴之故田夫開之書去極當古通用字書敢不卜從偶孔

氏本作敢弗于從傳云敢不於從言必從也今據漢書則

今文尚書是作書敢不卜從江聲云言天休美于前王安

人之功言可知矣乎易爲從乎上之字以爾來于前不安

故今既卜矣敢不惟卜是從乎上文言書不於田國君越庶

御事罔不反曰爾大是取心皆惶怖不安也江說甚允師

古乃襲取偶傳敢不於從之句以釋莽大語讀敢不往從

言必從也其說非是

率南人有旨龜士矧今卜吉豈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

陳惟若茲

漢書翟義傳曰率南人有旨龜士況今卜吉豈乎大以爾

東征命不僭差小陳惟若此○師古曰言循祖宗之業務在

東征命不僭差小陳惟若此○師古曰言循祖宗之業務在

東征命不僭差小陳惟若此○師古曰言循祖宗之業務在

東征命不僭差小陳惟若此○師古曰言循祖宗之業務在

東征命不僭差小陳惟若此○師古曰言循祖宗之業務在

東征命不僭差小陳惟若此○師古曰言循祖宗之業務在

東征命不僭差小陳惟若此○師古曰言循祖宗之業務在

周書十一

金縢第七十一

今文尚書十三

既克商一年王有疾不豫

史記魯世家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

案不豫爲孔本尙書作弗豫段玉裁曰史記魯世家作不豫論衡死僞僞亦作不豫司馬彪禮儀志亦云不豫是今

文尙書作不也釋文云書序武王有疾馬本有疾不豫說文引周書有疾不愈是古文尙書亦作不也蓋弗不二

字消亂者多矣陳福文云本又作舒舒蓋卽愈字也說文十篇心部曰愈念也釋也也从心余聲周書曰有疾不愈愈

喜也此引書而釋之曰喜也與引曰國而釋之曰國者升雲半有半無引說而釋之曰卽疾惡也正一則皆與

其字之本義有別蓋望中故書如是孔安國以今文讀之乃易爲祿必云爲孔乃作祿字不可與道古矣

又案伏生尙書大傳以金縢次大誥後古文尙書則大誥次於金縢之役綱次不同案涉得云伏生以金縢作於周

公歿後故次大誥之下今依大傳編次從今文二千九篇先後之序也

一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魯世家曰羣臣懼太公召乃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徐廣音義曰古書穆字多作穆○集解鄭云曰一公就

就文王廟卜服還也未可憂怖我先王也

案古書穆經通用穆穆亦通風經音義卷十引作穆孔安

國曰穆敬也雅詩旁作穆穆孔傳亦以敬敬訓之王鳴盛

曰選周書文酌解云三種一紀靈破城一靈奇昌爲三種

從其因似穆卜爲古人卜之名卽以穆卜爲祝文王廟卜者自後穆以後一昭一穆文王于爲穆穆周家有大

事穆語文王廟卜其後遂名此卜曰穆卜傳訓爲敬雖本

釋訓其義非也
公乃自以爲質爲三壇同壇爲壇于南方面周公立焉
史記周本紀武王稱天下未集羣公懼穆卜周公乃祝辭自
爲質故代武王武王自穆

魯世家曰公乃自以爲質設三壇周公北面立

案質字偶孔傳本尙書作功江聲曰質當讀如周鄭交質

之質謂公以已爲質質于三王以代武王也其說是也史

記正義云以質幣告三王既矣

祭法注書曰三壇同壇

案尙書正義引鄭云時爲壇壇于豐壇壇之處猶存焉又

周官大司馬職注曰壇壇爲同壇之壇段玉裁曰按讀爲

今本作讀如非也于唐石經作於

戴聖案主乃告太王王季文王

魯世家曰戴聖案主告於太王王季文王

案古文尙書作植植正義引鄭注云植古置字與今文尙

書不同故漢書王莽傳大元視晉作戴聖用今文尙書也

易林作載載數載古相通用段玉裁曰按戴義釋植直聲

二聲同之在哈載載卽是以所傳各異不知說今文者作

何訓耳植爲古置字者古假借植字爲置字二字皆直聲

故耳論語微子篇植其杖而芸釋義云植經論語及碑作

置其杖而芸又有假置爲植者如商頌置我豷豷鄭箋云

置讀曰植明堂位注引植我豷豷周禮大宗伯注引書

曰周公植豷豷主此用古文尙書也植置也置豷於神前

秉古以爲柄字如國子實執齊秉是也柄主者爲之格如

柄立諸神前也非手執之謂鄭讀植爲置者豷豷平政不

讀因造作某某其問周公書本不發字故云說之有由成

王讀之也下云以旦代某之身同此可知矣質于古文尙

書作丕子正義引鄭云丕讀曰丕子孫曰子元孫遇疾

君子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禍爲天所責欲使爲之請

命也史記索隱云尙書質爲丕今此爲質者肅三王與於

上天之責故我當代之鄭元曰丕讀爲食段玉裁曰古文

尙書作丕子鄭注丕讀爲丕正義所引不緊案陸引鄭曰

丕讀曰質此轉爲陽字也丕不負二字古音皆在之哈鄭

王鳴盛曰尙書以丕爲丕不爲丕蓋多鄭讀丕爲丕正

其讀耳非改其字也史記丕作質蓋丕有附音又有渚質

質與渚音皆有輕重耳是假借字也段公羊傳曰屬質

茲禮記音義曰天子曰不豫諸侯曰質茲然則子可通作

茲亦可通作質矣案陸乃云肅三王負於上天之責是不

識字亦故也

白虎通曰天子病曰不豫言不復豫政也諸侯曰質子子民

也言憂民不復子之也

案白虎通此文見禮記曲禮下正義又御覽七百三十九

引此略同段玉裁曰今文尙書質子之責說當如此惟以

諸侯之稱通加天子耳何休注云公羊傳廣注史記作諸侯

疾曰質茲徐廣徐說說復章義又曰後漢書龐參移檄告

州牧曰參等曰申命百姓各安其所庶無負子之責蓋謂

注爲史記質子之注如應馬不相涉凡其引注多有

類此者希微讀說近是公羊傳屬訓訓何休注云屬託

也天子有疾得謂諸侯稱質茲大矣夫馬士稱負薪

徐孝說曰諸侯負薪茲者謂負薪多故致疾此讀茲字

若茲徐說解天子有疾至士稱負薪云皆漢讀之名精誤

魯禮儀志大喪云不豫徐以部亡注所稱皆漢禮其語必

有所本始孫王愷明孔衍等公羊注解康詁爲樂與說文

念詁爲嘉詁合疑其說本於歐陽夏侯之章句解詁部公

所據諸侯稱質茲與白虎通文同而徐所解訓義則異

才多不能事鬼神乃元孫某不若且多才多藝不能事鬼神
鬼神者謂二王也即死人無知不能爲鬼神明公聖人也聖
人之言審則得幽冥之實得幽冥之實則三王爲鬼神明矣
○又曰且周公之請命用何得之以至滅得之乎以辭正揚

解馬曰元龜大龜也待汝命武王當愈我當死也
案文選任彥昇補公行狀云龜謀與吉注引此經乃卜
龜一習吉而云展與習通張玉裁曰按何書正義亦以
訓吉爲大誓要於休辭與此用字不一例者僞大誓據

公曰體王其無害
魯世家曰周公入賀武王曰王其無害
周禮占人注周公卜武王占之曰體王其無害
禮記玉藻君定體注周公曰體王其無害

案史記無體字禁太史公以訓詁兼敘事申說此經致約

解馬融曰一人天子也鄭元曰茲此也

也均明也此溯明鄭爾雅之聖明也說文日部昱日明也

舉其文其機周禮及禮記兩經以此理皆有體字則知今

案馬融傳本作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候候

從日立盤踞從羽立字盤踞則昱日乃昱之假借尚書

文尚書本有此體字也無錄古定實作周固無古亦通用

能念于一人江蘇曰史記云維長終是圖茲候候

盤踞六見金縢大誥各一見召誥命各一見天寶靈啟

王鳴盛曰周禮占人云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

武王惟長終是謀周之追似莫大於此說合偽孔傳時或宋

為聖訓訓誥訓教訓訓聖聖明堂之聖明堂即路賡

卜人占卦注云體兆象也色兆象也墨兆象也亦兆象

取漢儒之說其說固有是者漢書儒術史記所載尚多古

金氏輔之之說固不易矣

也尊者觀兆象而已卑者以次詳其詳也周公卜武王占

文說然則魯世家云實是孔氏古文原本謂所受三王

武王既長督叔及其羣弟乃跪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之曰體王其無害與說云體兆象者謂金木水火土五種

之命維長終是謀此周禮則必能念天子保安之以是

魯世家曰其後武王既成王少在襁褓之中周公恐天下

之兆言體言象者謂兆之縱橫其形體象似金木水火土

知王之無害也此文茲候候當從史記作茲茲為正段玉

聞武王崩而群周公乃設詐代成王通行政當國管叔及其

也凡卜依四時灼龜四足直上向背者為兆兆直下向足

紇曰茲候候即上文侯命之候上文馬注云待成命武

羣弟遂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索隱曰強保即強

者為兆兆邪向背者為火兆邪向背者為金兆橫者為土

王當念我當死也此云茲候候者謂於此用待王之念已

經古少假借用之

兆是兆象也色兆象者就兆中觀其色象似有兩及兩止

之死也聖人舉事出於至誠非虛言也神既詳之則候之

案管叔世家云管叔糾公之為不利於成王屬世

之等是兆也也墨兆者就兆之正堂處為兆廣兆兆

而已矣能念于一人者謂我何能念我天子不忘也魯世

案亦云管叔糾公之為不利於成王屬世

若就正堂傍有奇象者為兆象也雖有吉凶凶有奇象

家茲茲能念于一人者謂我何能念我天子不忘也魯世

王子解父傳守節紀建管叔於時是建管叔於故辟

豈有大小象有微明吉善大明則吉惡小及微皆凶也引

故司馬作茲茲也如大誥厭亂多邦難義傳作大誥茲茲

殷臣則管叔乃聚眾叛政也語是不義之命而詐書云武王

周公云云者謂君占體之事也此疏蓋明周禮大小三

侯是已爾據謂江段二說說均得通惜書缺有闕則

為周公免我服意欲攝政小人不知天命而詐之故故公

云其體兆之體皆百有一千其體皆千有一百注云頌

文可相參證始附識之然古文尚書與今文間有不同陳

氏釋文于此經茲候候不言屬鄭王本同是古文尚書

經也百一十每體十絲體有五色又連之以墨抹五色者

作茲候候可知也

後三年事恐未必然也禮記檀弓云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

拱視所謂曰南曰瀋曰日曰益曰冠瑊云體者謂金木水

公歸乃納策于金縢之匱中王翌日乃夢

於冢辛三年定四年左傳云周公為太宰總則周公攝政

火土五兆之體若然龜兆有五而為百二十者則兆別

舊世家曰周公藏其策金縢匱中誠守者勿敢言明日武王

當在武王廟時不應得免我後作洛辭云武王既誕乃歲

為二十四分云其體千有一百者每體十絲故千一百也

有夢

十一月崩歸葬於岐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邰

此疏九折凡卜得一兆兆則二十四分以察其吉凶又

案周禮占人凡卜既事則案其比其其命茲茲則計其占

及能盈以畔下又云元年夏六月葬武王於畢祿則周公

欲其類一兆凡二百四十頌又玉氏原三龜並其體皆

又周禮占人凡卜既事則案其比其其命茲茲則計其占

攝政三叔流管叔在宋歸武王之前為武王初崩年事

百二十頌皆千二百則每占一兆兆則有七十二分須有

之中占云體千一必書其命龜之事及於策策其禮

也據管叔世家管叔生當武王周公之閒管叔南王諸法

七百二十致之已詳事已可定不必再懸色墨坑矣茲

神之幣而合羣萬書曰王與大建升開金縢之書是命

兄弟相及周成後若依殷法則武王廟成王幼以次當

言五色不書體墨坑舉中以括上下也時謂色墨坑雨

龜書則則數下而斷其書亦體之常耳此時重其書故

及管叔也反是無體觀今乃監殷于外不能推期禮周公

望體無咎言非若而占體此失禮事不可制論也

以金縢其表不欲人之見之也翌日正義本作翌日按爾

乃其弟也但在明攝政自不能無幾于周公公當志

論衡知實實曰武王不豫周公請命壇下既飲笑說已舉不

雅稱姑翼敬也釋言翌明也史記云明日則字當作翌為

年事則必為此解者雖君薨百官已以葬于冢辛三年

知天之許已與不乃卜三龜三龜皆吉如聖人先知周公

正段玉裁曰豈唐石經及各本作翼術包所致也爾雅釋

言郭注漢書五行志顏注文選陸士衡中魏文帝文李注

知天已許之無為煩復卜三龜知聖人不可測見立法則更

言郭注漢書五行志顏注文選陸士衡中魏文帝文李注

威王幼時代攝其位三叔疑公欲依殷法殺兄弟及故流

壽命秘藏不見天意難知故卜而合兆決心定乃以從事

引尚書作翌日然則唐初尚書未誤也凡古書翌字斷

言起也商禮謂解既獲獲獲服服服服白虎通說則今

聖人不能先知也

無作翼者其作翼者皆天實以後後人妄改也說文羽部

文尚書不以既翼為既翼翼翼翼翼翼翼翼翼翼翼翼翼

予且新受命三王維永終是圖茲茲能念于一人

有期無期翌即謂字翼期有左馬路三轉決錄注云馬盛

然

魯世家曰且新受命三王維永終是圖茲茲能念于一人

然

然

然

然

然

非今大家追也

白虎通疏篇篇者何謂也喪者亡也人死謂之喪言其亡不可復得見也不直言亡何亡字舊本作喪為孝子心不忍言尚書曰武王既喪

周公乃告一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魯世家曰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後成武王蓋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為之若此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代就封于魯

尚書大傳曰武王既封而繼公子祿父使管叔蔡叔監祿父

武王死成王幼在襁褓周公盛養成王使召公奭為傅周公身居位聽天下為政管叔疑周公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王○注云紂者以武庚為商後也不及權叔者蓋紂之也盛猶長也

淮南泰族訓曰周公股肱周室翼成王管叔蔡叔率公子誅父而欲為亂周公祿之以定天下紂不得已也

又穆訓曰昔武王執戈秉鉞以伐紂勝殷指紂父以歸朝武王既沒殷民哭之周公踐東宮履石攝天子之位負屋而朝諸侯放桀放紂管叔克殷殘商祀文王於明堂七年而致政成王夫武王先武而後文非意愛也以應時也周公放兄誅弟非不仁也以匡亂也故事周於世則功成務合於時則名立

案詩正義引鄭注云我今不違孺子而去我先王以謙讓為德我反有欲位之謗無告於我先王言嫺無詞也鄭注以公實遜而言不得不避之故史記則以公實不避而言所以不避之意鄭君諱辟為避與史記同皆據今文尚書而其說又各不同者蓋或從歐陽說或從大小夏侯說故不能無同異耳

漢書杜欽傳昔周公身有至聖之德屬有叔父之親而成王有獨見之明無信謗之聽然管蔡流言而周公懼三國志張疑傳疑與諸葛瞻書曰以周公之才猶有流言之變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魯世家曰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與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收餘民以封康叔於衛封微子於宋以奉殷祀備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諸侯咸服宗周

尚書大傳曰奄君薄姑謂蔡叔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見疑矣此世之將亂也請舉事然後謀父及三監叛也周公以成王之命殺蔡叔遂誅奄之云者謂殺其身執其家牘其宮○注云請舉事者言周語且不和欲伐之而復政也

案詩七月正義引鄭注云居東者出處東國待罪以須君之察與史記及尚書大傳說異

說苑指武屬曰齊人王滿生見周公周公出見之曰先生遠學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言內事者於內言外事者於外今言內事乎言外事乎周公導入王滿生曰敬從布席周公不導坐王滿生曰言大事者坐言小事者倚今言大事乎言小事乎周公導坐王滿生坐周公曰先生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臣聞聖人不言而知非聖人者雖言不知今欲言乎欲無言乎周公悅念有頃不對王滿生藉筆順書之曰社稷將危傅之於厲周公仰視見書曰唯唯謹聞命矣明日誅蔡蔡

案韓詩外傳亦載此事是明同日下有異節而三字宜據以補此

漢書王莽傳昔周公誅四國之後大化乃成至於刑錯三國志注荀攸勸進表曰昔周公承文武之德受已成之業商之勤不過三年

三國魏志注引漢書春秋審配獻書於袁紹曰周公垂泣而敵管蔡之獄
三國志楚王彪傳注引重書曰夫先王行賞不遺仇費用數不違親戚至公之義也故周公流涕而決二叔之罪
千役公乃為詩以誦王名之曰鴛鴦王亦未敢誹公
魯世家曰東土以集周公歸報成王乃為詩貽王命之曰鴛鴦王亦未敢誹周公○案陸曰尚書作誦諸謫也此作訓字誤耳
案說文言部離說從言焦聲讀若囁重文謂云古文

謠从言周書曰王亦未敢誹公據說文云古文作誦則今文當作謠矣楊雄方言云謠讀也段玉裁曰錢氏曉微史記敘其云謠从自古書或省以小轉寫謠為川爾王莽按玉篇曰信古文作謠集韻曰信古作詒玉篇之詒即集韻之詒皆本說文詒字玉篇从立心字非从大小字也汗簡曰仙古文信此亦依从言以立心之字為之轉寫謠多一畫耳史記之訓乃詒字之誤蓋今文尚書作未敢誹公與古文尚書作誦公不同注史記者皆習焉不察徐廣云誦一作誦按一作誦者或以尚書改史記也段說亦足以備一解

秋大熱未捷天大雷電以風未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開金縢之書

魯世家曰周公在豐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誹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葬畢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乎小不忍臣周公也周公卒後秋未獲暴風雷雨未盡偃大木斯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盡弁以開金縢書○正義曰括地志云周公葬在雍州咸陽北十三里畢原上○案陸曰尚書武王前後有此雷風之異今言周公卒後更有暴風之變始開金縢之書此不然也蓋由史遷不見古文尚書故謬說爾

案大史公嘗從孔安國問古文尚書則實親見古文者小司馬誤切偽孔傳為真古文反以太史公為說豈非俱真又案斯拔魯世家作盡拔段玉裁云今文家訓斯為盡也方言作斯亦作鳴書作鳴詩王赫斯怒斯遏斯顯也釋文云鄭音鳴者依此據方言及古咄咄斯怒斯顯也耶云然正音云斯盡釋言文攸釋言無此祇有斯離也離則易盡其義未嘗不相通今文家說尚書如此知古有此訓上文罪人斯得鄭注云盡為成王所得也

洪範五行傳曰凡大風雷雨為不敬也
漢書杜鄴傳鄴對曰臣聞野鳥善性高宗深動大風暴過成王但然
班固典引曰取索幣之金縢
後漢書張衡思元賦曰旦獲麟於羣弟分金縢而始信
王乃得周公所以為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典

執事對曰信公命我勿敢言

魯世家曰王乃得周公所以為功代武王之說一公及王乃問史官曰執事史官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徐廣曰說一作簡

案信魯世家作信有玉琚曰應有古言同在第一部

尚書釋文云噫馬本作噫云噫猶德也按大雅瞻卬曰懿厥哲婦為巢為鸛鸛鳴云噫有痛傷之聲也釋文噫字當是從口噫字之誤奇說謂據釋文則馬融本古尚書作噫不作噫也噫當是今文尚書字史記云信有者乃訓釋信字之詞非以為噫之代字其述書經文或時有增減者取其辭意之達而已如上文罔不祗畏下述經文亦少嗚乎二字之類是也

周禮占人注曰筮史必書其命望之事及兆於策繫其禮神之幣而合藏焉書曰王與大夫盡弁開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以以為功代武王之說是命龜書

乃問諸士及百執士後漢書蔡邕傳嘗上封事曰臣伏讀聖旨雖周成遇風訊諸執士無以或加

案蔡邕傳知三家尚書經文執事亦或作執士士字本訓為事訓詁通而聲音同故多假借用之

劉熙釋名噫德也噫念之故發此聲噫之也王執事以泣曰其無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子冲人弗及知魯世家曰成王執事以泣曰自今後其無繆卜乎昔周公勤勞王家惟子冲人弗及知○集解鄭元曰泣者傷周公忠孝如是而無知之者

向書大傳曰周公致政封魯者於周心不放遠成王而欲事文武之廟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也周公死天乃雷雨巨風未盡偃大水斯波國恐王與大夫開金縢之書執事以泣曰周公勤勞王家子冲人弗及知乃不葬之於成周而葬之於魯成王曰周公生欲事宗廟死欲聚骨於畢畢者王之墓也葬周公於畢示天下不敢臣也所以明有功章有德故忠孝之道也成王成王周公之閒故魯如成王所以禮周公也

案段王裁云此文尚書也其說既殊其字亦異如邦作圖冲作助皆與魯世家同喬樞龍傳大傳乃伏生得經之詞故閉有以訓詁字代經文者太史公述尚書亦每以訓詁代經文訓詁則字自亦皆同矣先大夫曰詩地理考五引尚書大傳曰周公封於魯未嘗居魯也路史後紀十高辛紀下注亦引公侯於魯身未嘗居魯案荀子儒效篇云周公歸周反籍於成王而天下不戰事周楊倞注云周公所封魯內之國亦名周春秋周公黑肩殺其後也言周公自歸其國也此周公老於周之事又通鑑前篇引尚書大傳周公老於魯心不敢遠成王云云至所以明有功篇有德其下有故忠孝之道德在於成王周公之閒二句鄭注金縢云泣者傷公忠孝如是而無知之者即本大傳為說也

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親迎我國家禮亦宜之魯世家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集解王肅曰亦宜褒有德也

案尚書釋文云新逆改先時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則鄭本實作新逆矣馬鄭皆治古文而本有不同者二君皆先習今文其後始習古文如鄭君若毛詩古文多據齊魯三家今文改讀注尚書古文亦多據歐陽夏侯三家今文改讀此其義括宏通折衷一是故不墨守一家而欲集諸儒之大成也仍凡傳作新逆是從鄭君之本逆迎古相通用段玉裁云凡古文尚書多作逆凡今文尚書多作迎如逆河河其一體也

白虎通表服屬曰養從生葬從死周公以王禮葬何以為周公莊莊理政與天同志周與周通昭天度數萬物咸得休氣充塞原天之意子愛周公與文武無異故以王禮葬使得郊祭周書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下言禮亦宜之

中諒謂行篇曰魯武王崩成王幼周召攝攝祭成王周公諒之成王不達周公忠之天下乃雷電風雨以彰周公之德然後成王遂成王非不仁厚於骨肉也徒以不聽教之故助畔亂之人幾喪周公之功而盛文武之業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未盡起二公命國人凡大水所僅盡起而祭之歲則大熟於是成王乃命魯得郊祭文王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徐廣曰案拾也○集解曰福系馬融曰反風風還反之也未為木所僅者起其水拾其下禾乃無所失亡也禮記曰諸侯不得祖天子鄭元曰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之廟也

案尚書釋文云案本亦作祝馬云案拾也正義曰鄭王皆云案拾也或釋王執拾也馬鄭王皆謂案為拾則字宜作筑此古文也史記案字從歐陽今文也說文水部云案撻也从水筑聲義與拾異論衡咸陽開闢者曰天反風偃禾復起何為不疾反風以立木必須國人起築之曰天不能是今文家以築為築其根而植之也

論衡類聚篇曰周成王之時天下雷雨偃禾或為害大矣成王聞金縢之書求索行事得周公之功執書以泣進而止風反禾大水便起

漢書梅福傳福上書曰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雨著災

又儒林傳谷永上疏曰昔周公薨成王葬以禮禮而當天心○師古曰事見尚書大傳與古文尚書不同

又王莽傳曰周公受郊祀又劉向傳曰高宗成王亦有雉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漢書景帝世所同聞也後漢書章帝紀建初五年詔曰前代聖君博思咨謀雖降災咎要有開闢反風之應又和帝紀曰成王出郊而反風又皇后紀紀到上書曰若善政不遠細異輒書是為希湯與洪水大旱之責而無成無假天之美高宗成王有雉雉退風之變而無中興廣南之功也後漢書周舉傳永和元年詔曰昔周公攝天子事及歲成王欲以臣職葬之天為動變及更葬以天子之禮即有反風之應舉對曰昔周公為諸命之應歷太平之功故皇天動威

而祭之歲則大熟

魯世家曰王出郊天乃雨反風未盡起二公命國人凡大水所僅盡起而祭之歲則大熟於是成王乃命魯得郊祭文王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徐廣曰案拾也○集解曰福系馬融曰反風風還反之也未為木所僅者起其水拾其下禾乃無所失亡也禮記曰諸侯不得祖天子鄭元曰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之廟也

案尚書釋文云案本亦作祝馬云案拾也正義曰鄭王皆云案拾也或釋王執拾也馬鄭王皆謂案為拾則字宜作筑此古文也史記案字從歐陽今文也說文水部云案撻也从水筑聲義與拾異論衡咸陽開闢者曰天反風偃禾復起何為不疾反風以立木必須國人起築之曰天不能是今文家以築為築其根而植之也

論衡類聚篇曰周成王之時天下雷雨偃禾或為害大矣成王聞金縢之書求索行事得周公之功執書以泣進而止風反禾大水便起

漢書梅福傳福上書曰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雨著災

又儒林傳谷永上疏曰昔周公薨成王葬以禮禮而當天心○師古曰事見尚書大傳與古文尚書不同

又王莽傳曰周公受郊祀又劉向傳曰高宗成王亦有雉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漢書景帝世所同聞也後漢書章帝紀建初五年詔曰前代聖君博思咨謀雖降災咎要有開闢反風之應

又和帝紀曰成王出郊而反風又皇后紀紀到上書曰若善政不遠細異輒書是為希湯與洪水大旱之責而無成無假天之美高宗成王有雉雉退風之變而無中興廣南之功也後漢書周舉傳永和元年詔曰昔周公攝天子事及歲成王欲以臣職葬之天為動變及更葬以天子之禮即有反風之應舉對曰昔周公為諸命之應歷太平之功故皇天動威

王欲以臣職葬之天為動變及更葬以天子之禮即有反風之應舉對曰昔周公為諸命之應歷太平之功故皇天動威

王欲以臣職葬之天為動變及更葬以天子之禮即有反風之應舉對曰昔周公為諸命之應歷太平之功故皇天動威

王欲以臣職葬之天為動變及更葬以天子之禮即有反風之應舉對曰昔周公為諸命之應歷太平之功故皇天動威

欲爲亂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泣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爲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司馬貞索隱於魯。

世家引註周云秦既燬書時人欲言金騰事失其本末故

云然然恐恬上言時去於書獲四五年恬之云云必有所據不得以時人失其本末爲疑也焦氏易林无妄之繇曰

戴璧秉珪請命於河周人克敏沖人瘳愈與史記所載事

同史記以居東爲東征與伏生大傳正合是據今文尙書

說其周公奔楚之事論衡以爲古文家說攷說文辟部云

驛法也引周書曰我之弗驛爲證此古文也以驛訓法則

是與荆同意作刑辟解謂以法案驗其事故王肅注居東

云東洛邑也管蔡與商奄共叛故東征鎮撫之案驗其事

二年之閒罪人皆得卽用古文辭法之訓爲說也又徐幹

中論敘行篇曰昔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居攝管蔡啟畔

周公諱之歷王不遠周公之天下雷厲風雨以彘居云

鄭君書主蓋參用古文今文兩家之說而所衷之以居東

二年爲出處東國寺雅以新迎周公爲政金鑰書或語自

新比皆參用古文家說也其讀不辭之辭爲聲讀丕子之

不爲不此皆參用今文家說也伏生傳尙書敘於齊魯之

開勝帙稍完者僅二十八篇其時藏書尚未出生年已老

記憶容不能全故脫去避居東國之事至以風雷示變爲

在周公沒後開書感悟成王親迎爲迎周公之喪改用王

禮葬公于畢其說固未可厚非歐陽大小夏侯之學皆出

於伏生所傳終漢之世守其師說顧門名家弗敢輕變以

違師法惟鄭君承杜蘅賈馬之後古學已明爰集諸家之

說網羅散佚故於尙書注取今文古文各擇其善而從之

然今文之學尙書所賴以傳者其說終不可廢故鄭君於

伏生大傳亦爲之注如使當日無伏生所傳二十八篇則

孔壁古文無從考校安國何能以起其家逸書乎觀馬融

書敘言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則以古文尙書雖於今文之

外得多十六篇無今文師說可尋故都尉朝庸生等但習

傳其句讀而未爲之訓解文誼卽鄭君所注尙書亦皆就

今文所有之篇數而未及孔氏逸篇豈非以其篇末有所
關於師終不能以己意爲之說與

又案毛詩鴛鴦序云鴛鴦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
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鴛鴦焉鴛鴦鴛鴦取我子

無毀我室思斯斯鴛鴦子之聞斯傳云興也鴛鴦鴛鴦也
無能毀我室者功堅之故也甯亡三子不可以毀我周室

思愛鴛鴦聞病也鴛鴦成王也箋云未知周公之志者未
知其欲攝政之意重言鴛鴦者將述其意之所欲言丁南

之也案鴛鴦也鴛鴦言已取我子者幸無毀我巢我巢積
日累功作之甚苦故愛惜之也時周公武王之喪欲攝

政成周道政太平之功管叔蔡叔等流言云公將不利於
壽子成王不知其意而多罪其屬黨與者喻此諸臣乃世

臣之子孫其祖父以勳勞有此官位土地然若謀殺之無
絕其官位奪其土地王意欲誅公此由然鴛鴦之意殷

勤於此雅子當哀閔之此取鴛鴦子者言雅子也喻諸
臣之先臣亦殷勤於此成王亦宜哀閔之正義曰此詩毛

以爲武王既崩周公攝政管蔡流言又導武庚叛周公東
征滅之以救周室之亂是時成王仍感管蔡之言未知周

公之志公乃作詩言不得不誅管蔡之意傳云甯亡三子
不可毀我周室則此詩爲誅管蔡而作罪人斯得謂得管

蔡周公居東爲出征我之弗辟欲以法誅管蔡誅管蔡
然後作詩以爲管蔡流言周公遷之出居東都周公屬

黨與知將攝政者見公之出亦皆奔亡至明年乃爲成王
所得此臣無罪而成王罪之是爲亂政故公作詩教止成

王之亂子時成王未知公志故公詩言諸臣充重有功不
宜誅絕之意此周公之意實諸屬臣之身但不敢正言其

事故以官位土地爲辭耳正義申毛解鴛鴦詩說各不
同如此今按毛傳之說鴛鴦與史記載今文向書說合又

毛詩東山序曰周公東征也傳稱我東曰歸我心西悲云
公族有辟公親親服不舉樂爲之變即其倫之喪正義申

傳說以爲管蔡有罪不得不誅誅散兄弟並見父母之崩
放心念西而益悲傷被斧序曰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

國焉傳釋四國是皇云四國皆蔡蔡奄也皇匡也正義申

傳說以爲四國之君服其禮義其國用是爲大罪不得
不誅故周公於是東征之伐柯九章序皆云美周公也周

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傳稱我朝之子哀衣縕裳云所以
見周公也哀衣縕裳也釋公歸無所於女信宿云周公未

得禮也再宿曰信釋無以我公歸兮云無與公歸之道也
正義申傳說以爲周公東征至三年罪人盡得但成王惑

於流言不說周公所爲周公且止東方以待成王之召成
王未悟不欲迎之故周大夫作此詩以刺王欲使成王早

迎周公以重禮見之云我周公未得王迎之禮歸則無其
住所放於女東方信宿而處耳終不久留於此告東方之

人云公不久留刺王不早迎王意不惜故云無以歸道又
云王當早迎周公無使我念周公而心悲也恨欲序云美

周公也周公攝政進則四海流言近則其尾云進則識其明
退則貽其尾進退有難然而不失其猛稱公孫頑庸亦烏

幾則貽其尾進退有難然而不失其猛稱公孫頑庸亦烏
之盛屢也凡幾則貽其尾進退有難然而不失其猛稱公

孫頑庸亦烏之盛屢也凡幾則貽其尾進退有難然而不
失其猛稱公孫頑庸亦烏之盛屢也凡幾則貽其尾進退

有難然而不失其猛稱公孫頑庸亦烏之盛屢也凡幾則
貽其尾進退有難然而不失其猛稱公孫頑庸亦烏之盛

屢也凡幾則貽其尾進退有難然而不失其猛稱公孫頑
庸亦烏之盛屢也凡幾則貽其尾進退有難然而不失其

猛稱公孫頑庸亦烏之盛屢也凡幾則貽其尾進退有難
然而不失其猛稱公孫頑庸亦烏之盛屢也凡幾則貽其

尾進退有難然而不失其猛稱公孫頑庸亦烏之盛屢也
凡幾則貽其尾進退有難然而不失其猛稱公孫頑庸亦

烏之盛屢也凡幾則貽其尾進退有難然而不失其猛稱
公孫頑庸亦烏之盛屢也凡幾則貽其尾進退有難然而

不失其猛稱公孫頑庸亦烏之盛屢也凡幾則貽其尾進
退有難然而不失其猛稱公孫頑庸亦烏之盛屢也凡幾

則貽其尾進退有難然而不失其猛稱公孫頑庸亦烏之
盛屢也凡幾則貽其尾進退有難然而不失其猛稱公孫

頑庸亦烏之盛屢也凡幾則貽其尾進退有難然而不失
其猛稱公孫頑庸亦烏之盛屢也凡幾則貽其尾進退有

難然而不失其猛稱公孫頑庸亦烏之盛屢也凡幾則貽
其尾進退有難然而不失其猛稱公孫頑庸亦烏之盛屢

也凡幾則貽其尾進退有難然而不失其猛稱公孫頑庸
亦烏之盛屢也凡幾則貽其尾進退有難然而不失其猛

稱公孫頑庸亦烏之盛屢也凡幾則貽其尾進退有難然
而不失其猛稱公孫頑庸亦烏之盛屢也凡幾則貽其尾

進退有難然而不失其猛稱公孫頑庸亦烏之盛屢也凡
幾則貽其尾進退有難然而不失其猛稱公孫頑庸亦烏

之盛屢也凡幾則貽其尾進退有難然而不失其猛稱公
孫頑庸亦烏之盛屢也凡幾則貽其尾進退有難然而不

失其猛稱公孫頑庸亦烏之盛屢也凡幾則貽其尾進退
有難然而不失其猛稱公孫頑庸亦烏之盛屢也凡幾則

貽其尾進退有難然而不失其猛稱公孫頑庸亦烏之盛
屢也凡幾則貽其尾進退有難然而不失其猛稱公孫頑

庸亦烏之盛屢也凡幾則貽其尾進退有難然而不失其
猛稱公孫頑庸亦烏之盛屢也凡幾則貽其尾進退有難

然而不失其猛稱公孫頑庸亦烏之盛屢也凡幾則貽其
尾進退有難然而不失其猛稱公孫頑庸亦烏之盛屢也

凡幾則貽其尾進退有難然而不失其猛稱公孫頑庸亦
烏之盛屢也凡幾則貽其尾進退有難然而不失其猛稱

公孫頑庸亦烏之盛屢也凡幾則貽其尾進退有難然而
不失其猛稱公孫頑庸亦烏之盛屢也凡幾則貽其尾進

退有難然而不失其猛稱公孫頑庸亦烏之盛屢也凡幾
則貽其尾進退有難然而不失其猛稱公孫頑庸亦烏之

盛屢也凡幾則貽其尾進退有難然而不失其猛稱公孫
頑庸亦烏之盛屢也凡幾則貽其尾進退有難然而不失

其猛稱公孫頑庸亦烏之盛屢也凡幾則貽其尾進退有
難然而不失其猛稱公孫頑庸亦烏之盛屢也凡幾則貽

說者遂以公爲奔楚成王殺府見周公於書而感泣迎公
當即在此時說者遂以成王爲因風雷之變感而迎公

其實東居商奄及楚皆周公攝政散亂事之見其感泣迎
公則周公東征已廢後也風雷動感彰彰則周公幸

後變禍改葬事也成王有疾周公攝政流河以祝于神此
神書之藏於記者武王有疾周公設壇設壇以爲身爲質

此祝策之藏於金縢者發記府見書而流涕迎公於楚此
先一時事成王親於記府見公禮書之事今文向書無

其說而古文向書有之太史公嘗從孔安國問古文向書
故載之於魯世家連孟堅言遷書費與與黃氏洪範微子

金縢篇篇多古文說金縢篇之古文說則此類是已今文
家以大誥包於居東二年罪人斯得而鴛鴦之詩風雷之

樂皆大誥以後事故依生大傳大誥實屬金縢之前今文
向書次第固如是也史記魯世家敘周公與師東伐作大

誥亦在作鴛鴦詩前未便暴風雷謂未便木拔亦在周
公卒後皆與大傳合

又案毛詩序云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鴛鴦釋文曰遺
本亦作貽此從向書本義大誥曰唐石經向書貽字有勝

改痕蓋先作貽後改貽當以先刻爲正段玉裁曰諸各本
作貽今考據鄭本作貽詩歸風正義引鄭金縢注曰怡悅

也初疑鄭本作怡與傷孔本本怡與而放其字惟怡悅也
從心作怡下文作鴛鴦之詩以貽王仍同經文從貝作貽

竊謂經文本從言作貽貽高從貝作貽俗字說文言部詁
相敬詁也一日遺也毛詩各風等文傳金縢爲孔傳皆同

說文後一說鄭注金縢說也此同說文前一說鄭云不
敢正言故作鴛鴦之詩以貽王蓋不敢正言故傳言以相

誘鄭注鴛鴦詩說諸臣父兄勸勞秋日累功以因定此官
位止地止王政室皆所謂能官也正言之則云諸臣本無

罪而已鄭注說字以今音讀之當舒音之當切音諸臣無
悅王心之語正義讀說爲悅因謂諸臣貽爲怡而怡悅

悅王心一再言之絕非鄭說鴛鴦之詩苦心口口非可怡悅
人心也經文作貽乃兼舍訓遺訓說二義若作貽則不可

貽鄭訓矣爾雅釋言貽遺也說文釋木本木斷斲作貽非

也喬攸謂說其然然則魯世家胎字當亦本作治其後
再寫乃從俗作胎耳

春秋傳三十一年公羊傳注曰昔武王既渡成王幼少周公

居攝行天子事制禮作樂教太平有王功周公爰成王以王

禮葬之命魯便即以此彰周公之德

論衡感類金勝曰秋大熟禾稊天乃雷電以風禾盡偃大

水斯拔邦人大恐當此之時周公死儒者說之以爲成王孤

疑於周公欲以天子禮葬公公人臣也欲以人臣禮葬公公

有王功孤疑於葬周公之閒天大雷而動恐不愛以彰聖功

古文家以武王崩周公居攝管蔡流言王意疑周公周公

奔楚故天雷而以愷成王夫一雷一雨之變或以爲葬楚惑

以爲信讒一家亦可審且訂葬疑之說秋夏之際陽氣尙盛

未嘗無雷雨也顧其拔木偃禾頗爲狀耳當雷雨時成王威

懼開金縢之書見周公之功執書泣過自責之深自責適已

天偶反風書則謂天爲周公怒也

又曰問之曰成王不以天子禮葬周公天爲風雷偃禾拔木

成王覺悟執書泣過天乃反風偃禾復起何不爲疾反風以

立大木必須國人起築之乎應曰天不能曰然則天有不能

乎應曰然天能拔木不能復起大木非天用力宜也然則雷

雨獨天所爲乎又問曰天之欲令成王以天子之禮葬周公

以公有聖德有王功經曰王乃得周公死自以爲功代武王

之說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也難之曰伊尹相湯伐夏爲

民興利除害致天下太平湯死復相太甲太甲快放之桐

宮攝政三年乃退復位周公曰伊尹格於皇天所宜彰也

伊尹死時天何以不爲雷雨應曰以百兩篇曰伊尹死大霧

三日

又曰大霧三日亂氣矣非天怒之變也東海瓊霸造百兩篇

其言雖未可信且假以問天爲雷雨以愷成王成王未開金

縢雷止乎已開金縢雷雨乃止也應曰未開金縢雷止也開

縢得書見公之功覺悟泣過沃以天子禮葬公出郊觀衆天

止而反風未盡起由此言之成王未覺雷雨而止矣難曰伊

尹葬三日天何不三日雷雨須成王覺悟乃止乎大戊之時

心出三善言災或使使太戊不思政景公無三善言桑穀

不消穀穀不徙何則災變所以譴告也所謂告未覺災變不

除天之至意也今天怒爲雷雨以責成王成王未覺雷雨之

患何其早也

又問曰天彰周公之功令成王以天子禮葬何不令成王號

周公以周王副天子之禮乎應曰王著名之尊號也人臣不

得名也難曰人臣指得名王禮乎武王伐紂下車追王大王

王季文王三人善禮侯亦人臣也以王號加之何爲獨可於

三王不可於周公天意欲彰周公豈能明乎豈以王迹起於

三人哉然而王功亦成於周公相掎之所爲到白雉之所爲

來三王乎周公也周公功德盛於三王不加王號豈天惡人

妄稱之哉

又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武王之命何可代乎應曰九齡

之夢天壽文王年以益武王克殷年之時九齡之年未盡

武王不豫則謂之矣人命不可謂獨武王可非世常法故祿

於金縢不可復爲故掩而不見應曰九齡之夢武王已得文

王之年未應曰已得之矣難曰已得文王之年命當自延克

殷二年雖病猶將不死周公何爲謂而代之應曰天雖壽文

王年以益武王猶須周公請乃能得之難曰九齡之夢天已

予之矣武王已得之矣何須復請人且得官先夢得爵其後

莫舉爵自得官何則兆象先見其驗必至也古者謂年爲齡

已得九齡猶人夢得爵也周公固必效之夢請之於天功安

能大乎

又問曰功無大小德無多少人須仰恃賴之者則爲美矣使

周公不代武王武王病死周公與成王而致天下太平乎應

曰成事周公輔成王而天下不亂使武王不見代達病至死

周公致太平何疑乎難曰若是武王之生無益其死無損須

周公功乃成也

又曰成王心疑於不以天子禮葬公幸遭雷雨之至則懼而

畏過矣天雷雨之至天未必責成王也雷雨至成王懼以自

責也懷疑之計適導至之氣以類之驗見則天怒之效成

矣見類驗於叔洩猶感動而畏懼況雷雨揚軒轅之聲成王

冠而坐所以欲當懼激氣也聖人君子於道無私然猶履天

變動況成王有周公之疑聞雷雨之變安能不振懼乎然則

雷雨之至也殆且自天氣成王畏懼殆且感物類也成王小

疑天大雷雨而加定以禮葬公其愛何以過此成王心疑未

決天大雷雨而實之殆非皇天之意書家之說恐失其實也

論衡此篇言據今文尙書說以爲問難故附錄之其引

經曰王乃得爵公死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所字作死段

氏懸堂以爲轉篇論衡者之誤也

趙鼎書三周公以盛德武王封周公使傅相成王成王少周

公臣事之當是之時當不加於無功刑罰不加於無罪天

下家給人足未嘗戎狄使人以時說之以禮上順天地澤及

夷狄於是管叔蔡叔不知周公而譏之成王周公乃辭位出

巡狩於遠一年天暴風雨日夜不休五穀不生樹木盡偃成

王大恐乃發金縢之書察周公之冊知周公乃有盛德王乃

夜迎周公流涕而行周公反國天應之福五穀皆生樹木皆

起天下皆實此周公之盛德也

案此與史記魯世家及策皆傳所云情事正合

今文尙書經說攷十七

周書十五

康誥第七十五

今文尙書十四

史記衛世家曰成王少周公臣代成王治當國管叔蔡叔疑

周公乃與武庚祿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餘民封康叔爲衛君

伐殷殺武庚祿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餘民封康叔爲衛君

居河淇間故商都周公曰康叔叔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

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亡而務愛民謂

之康誥以命之康叔之國既以此命能集其民民大說○

案隱曰成周洛陽其時周公相成王營洛邑信居西周鎬京

管蔡欲攔難先攻成周於是周公東居洛邑伐管蔡

惟三月哉生霸

說文月部霸月始生霸然也承大月一日承小月三日从月

聲聲周書曰哉生霸古文霸

案說文周書哉生霸又別出古文虞則作霸者今文尙

書也正候本前書諸作既非是漢書律歷志引武成篇

作霸則古文尚書亦改從今文矣周伯琦六書正譌云霸

俗作必獨反以爲霸王字而月霸乃用霸字非本義王霸

字本作伯月曉字作霸其義始正高經攷說文云雲南滿

華也从雨从革讀若勝然則此經當從說文作霸也劉歆

以生曉爲望傷孔傳以爲月十六日明消而曉生其說皆

非也

白虎通曰月篇曰之爲言實也常滿有節月之爲言明也

滿有閏八日成光二八十六轉而歸功晦至朔旦受符復行

故援神契曰月三日成魄

楊子法言五百篇月未望則載魄於西既望則終魄於東

周公初基作新邑於東國維四方民大和會

尚書大傳曰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恥其

言而不見從恥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也將

小作恐不能揚父祖功業德澤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於

是四方諸侯率其聲靈各攻位於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

且猶至況舉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書曰作新邑於東

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此之謂也

案僞孔傳本尚書作新大邑於東國洛據伏生大傳引書

作新邑則今文尚書已上無大字也鄭注尚書云此時未

作新邑基謂謀也岐鎬之域處五岳之外周公謂其於取

不均故東行於洛邑合諸侯謀作天子之居四方民聞之

同心來會樂即功作効其力焉是時周公居攝四年臨平

已至是鄭注此經亦依伏生大傳爲說也洛當當作雒

漢書王莽傳公以八月數生魄庚子使朝用書臨試營樂趙

若翊辛丑諸生虎災大和會十萬眾畢集平亦大也作一

句大功畢集○又曰書之作雒○又曰天下和會

又翼奉傳曰音成王徒洛
侯司男邦采衡百工攝民和昆士於周周公感動乃洪大誥治
尚書大傳曰周公攝政一年放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
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
國語周語侯齊服章昭注曰此總言之也侯侯於也衛衛
圻也言自侯圻至衛圻其間凡五圻謂之賓服常以服賓賓

見于王五圻者侯圻之外曰甸圻甸圻之外曰男圻男圻之

外曰采圻采圻之外曰衛圻周公康誥曰侯甸男采衛是也

○又曰自商以前並畿內爲五服武王克商周公致太平因

萬所獨除畿內更制天下爲九服

案據韋昭解侯衛引康誥云云則知大傳所云四年建侯

衛即此經侯甸男邦采衛侯衛者總侯圻至衛圻包五服

而言之五服之人即事於周者公首苞勞之也尚書正義

引鄭注云不見要服以遠于役事位闕焉

漢書公孫宏傳曰臣聞周公且治天下其年而變三年而化

五年而足

又王莽傳周公居攝蓋攝時也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尚書大傳曰天子太子二十八曰孟侯孟侯首於四方諸侯

來朝迎於郊問其所不之也商之人民之所好惡土地所

生美珍珍異山川之所有無及父在時皆知之○注孟迎也

十八諸人太學爲成人博聞庶士事也

案尚書正義引鄭注云洪代也言周公代成王蒞政爾雅

釋詁鴻代也洪漢古通尚書鴻水鴻範字本作鴻後人輒

改爲洪此經僞孔傳釋洪爲大非是周公於成王代攝其

位即代行其政故於征伐代爲發誥則大誥是也於封建

代爲發誥則康誥是也左傳僖三十一年衛甯武子曰不

可以開成王周公之命記康叔之封衛實周公代成王命

之故云不可以開成王周公之命記也鄭注此篇依大傳

豈說以太子十八曰孟侯謂呼成王則知以鴻爲代亦依

伏生之訓也伏生書傳是未經秦火之前所受師說蓋七

十子以來遞有師承者故鄭君據而用之趙岐五子注亦

以康誥爲周公戒成王及康叔封則亦以孟侯爲成王可

知也
漢書地理志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鄙鄘衛國是
也據以封紂子武庚鄭督叔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
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
號曰孟侯以夾輔周至邇鄘鄘之民於洛邑
又王莽傳尚書康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周公居攝稱

王之父也○師古曰孟長也孟侯者言爲諸侯之長也

案漢志以孟侯爲康叔號誥與伏生不同蓋小夏侯之說

也夏侯建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未獲又從五經諸儒

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率引以文章句具文飾說勝非之曰

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爲學疏畧難以應

敵建卒自顧門名經是建章句有與大夏侯侯及歐陽氏不

同者固之從祖班伯從鄭寬中受小夏侯尚書固修其世

業當亦習小夏侯之學也

風俗通過魯爲河內殷之舊都國分爲三康叔之風既微

而紂之化猶存其俗士大夫未於好大言而少實行

後漢書藝文志曰周文之善康叔以不從管蔡之亂也故

天之所壞人不得支

三國志王朗傳朗上表曰昔周文王十五而有武王遂享十

子之神以廣諸姬之裔武王既老而生成王是以鮮於兄弟

此二王者各樹聖德無以相過此其子孫之祚則不相如蓋

生育有早晚所產有眾寡也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勳勳畏顯

民用聖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西土惟時怙

尚書大傳周傳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俊德

案荀子正論篇書曰克明明德謂王道貴宣明不當以元

而難知使人疑段王我曰彼此引康誥也荀卿多一明字

凡經傳言明明者皆謂明而又明也穆傳注引書多方成

惕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慎罰誤矣尚書大傳當是本作明

此必後人所改大傳孫卿言明明皆今文尚書也禮記大

學篇康誥曰克明德商秋成二年左傳申公巫臣諫楚莊

王曰周書曰明德慎罰又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業之謂

也也慎則務去之謂也此與穆引古之體自惟乃丕顯

考文王至聖造我區夏皆格於二語中僖三十三年引康
誥父丕慈慈語昭二十年引康誥父子兄弟罪非不相及言
此例也禮記左傳引此經明明字不重皆同古文尚書者也
又春秋八年左傳鄭厥言於晉侯曰周書曰不敢侮鰥
寡所以明德也明德義上文穆之宣十五年左傳晉侯賞
中行桓子亦賞士伯羊吉喆曰周書所謂庸庸勳勳者謂

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伯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明德書上文也造周下文用舉造我周夏也

尚書大傳周傳曰子夏曰昔者三王怒然欲結刑遂謂平心而應之和然後行之且曰吾意者以不平虛之乎吾意者以不平之乎如此者三然後行之此之謂慎罰○注云雖處也遂行也

王伯厚藝文志考漢人引疏祗畏畏經氏徐幹中論法象篇文王為畏造彼篇夏

案祗古定本尚書作祗祗祗祗江聲曰祗當讀為畏下經惟文王敬忌鄭注云祗祗祗祗是也鄭以祗訓為畏忌則可知古文祗字當讀從今文為畏矣徐幹中論引書作祗與與鄭君合皆據今文尚書也

後漢書賈帝紀本初元年詔曰書云明德慎罰三國魏志注引獻帝詔曰初業舉基造我周夏

賈闕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
尚書大傳周傳曰天之命文王非嗟嗟然有聲音也文王在位而天下大服施政而物皆聽命則行禁則止動搖而不逆天之遺故曰天乃大命文王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伐于三年伐密須四年伐吹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注吹夷通夷也詩云濕夷貊矣四年伐之甫仲一行并平二寇

案通鑑前編射十有八記西伯伐邦注引徐廣曰邦城在野王縣西北大傳作于先大夫曰據此則大傳邦字作子也史記集解引徐廣說下云音子是史記本作邦不作邦諸家引作邦非

論衡初稟篇康叔王今訂正之語曰言闕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所謂大命者非天乃命文王也聖人動作天命之意也與天合同若天使之矣書方敬勸康叔勉使為善故言文王行道上闕于天乃大命之也

案論衡此說與尚書大傳証合
趙岐孟子盡心篇注康誥曰言闕于上帝

案仲任辨類引此經均以言字下屬為句與為孔傳句讀

與王鳴鳳曰言闕于上帝為句古誦也言有上連聖教云言闕讀如履之履書云士長官祗之言君與與亦有此五字也

查戎說說受厥命專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家兄勗謀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禮記中庸章句戎而有天下鄭注云戎兵也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虞夏商周氏者多矣今姓有衣者殷之與與與與殷者一用兵伐殷也

案春秋宣六年左傳晉中行桓子曰周書曰履戎股社預注云履也康誥武王以兵伐殷滅之解與鄭與杜預時古文之學盛行古文尚書章句戎伐股戎股乃凱捷之訓當即本於賈馬古文家說鄭君中將注引章句戎以為一用兵伐殷此用今文家說也故曰春秋秋慎大寶云焉為天子夏民大說親鄭如夏高誘注云鄭訓如衣今兗州人謂股氏舊曰衣與鄭說相合誘亦用今文尚書也

古文今文文誦與者甚多存其是不必強為之解使歸于一也王鳴盛謂杜預左傳注以文王事移屬武王望文為說不足據信今案論衡引書言闕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不運查戎殷之文則是查戎殷受厥命自是言武王伐殷殷故下文云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家兄勗謀兄弟有之兄謂武王也詩大雅雅刑于寡妻鄭箋云寡妻寡有之妻言賈也書曰乃家兄勗為孔傳云汝寡有之兄武王幾行文王之遺故汝小子封得在此東土為諸侯正義不言馬王注義之同異知古文家皆以兄為兄武王與今文家解同也

王曰於殷封汝金故今民將往祗遵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教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文王不還懷商成人心知朝別求問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
史記衛世家曰周公乃申詰康叔曰必求殷之賢人君子畏者樂其先德所以興新以亡而務愛民

案史記所言即此康誥康叔于殷先哲王以下至用康保民之文也於數語古定本作鳴乎今據潘大澂引經文下作於殷則知此為今文皆作於殷也江聲曰衣讀當為

殷禮記中庸章句戎而有天下鄭君讀衣為殷聲人言殷聖訓衣故為衣也過周書世傳解曰古賦問文考修隨人與是文考當聞商先王之德言而奉行之茲承疏通乃文考下之言言紹聞衣德言則是紹述文考所聞于殷者矣此下文言殷先哲王又言不還懷商成人心則此必讀衣為教乃取下文意相貫也

宏覆子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荀子富國篇曰足國裕民而善藏其餘故知節用裕民則此有仁政聖賢之名而且有富厚邱山之稱矣康誥曰宏覆乎天若德裕乃身此之謂也○楊倞注宏覆即天又順于德是乃所以寬裕其身也

案荀子引此證足國裕民之說也宏覆子天為孔傳本尚書作宏于天今據荀子則宏下有覆字又字子荀子所引書在秦火未焚以前當為可信也段玉裁曰宋版木荀子書乃身之下有不廢在王庭五字元刻近刻皆無之今尚書底本作宏與荀子所引亦異

王曰於殷小子封桐桐乃身
後漢書和帝紀永元八年詔曰朕痛康叔○章懷注尚書曰桐乃身孔注曰桐謂康叔也於音古通反
案今本尚書作作據正義引鄭注曰桐謂乃身刑罰及已為痛病王鳴盛曰鄭以桐為痛者釋言文又以桐為病者鄭本必作桐也釋語病也與鄭字字同從不從乃後人以其訓桐故从乃召詔語無在皆非也段玉裁曰據後漢書注蓋唐初本尚書作於古書無字多作於於證之為俗字矣或疑郭注引書已作桐玉裁以為郭注標字恐是俗故當本本作野也喬樅校後漢書和帝詔用康誥語字作於則今文尚書作於無異其作野蓋古文尚書也章懷注引尚書作於乃順後漢書之文耳

敬哉天威康誥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母康好逸豫乃其文民
風俗通十反篇書曰天威震雷言天震誦也
文選班固通賦實樂而相訓○李善注尚書曰天威震

忱懼與忱古字通也

家郭璞補注引尚書亦作天威秉統是知作忱書古文

服以寬大也

案雋孔傳本力作勅而作者與荀子文異攷荀子學於

尚書也作諸者今文尚書也威字古文今文並同雋孔傳

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齊魯孔傳本力作勅而作者與荀子文異攷荀子學於

以天德可畏神天威二字後人遂改經天威作天畏非是

禮記大學篇康誥曰作新民

三爲祭酒詩中公平公之舉春秋秋經樂氏之學當荀卿

史記三王世家封廣成王策曰母何好逸又曰保國文民可

王曰於戲哉敬明乃罰人有小罪罪省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

傳也伏生尚書本齊魯兩其師承與荀子皆亦相同故荀

不敬與○諸少孫曰母何好逸無長好快樂轉轉大德經康

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罪終乃惟省哉通爾既道極

子引尚書多有與今文家言厝合者而於古文尚書則不

漢書武五子傳母相好過○應劭曰無好過等之事○張晏

厥罪時亦不可殺

必皆同也江聲曰讀此經當以時字屬上句有殺爲句知當

曰相宜同相輕殺之說也

潛夫論述教篇尚書康誥王曰於戲敬明乃罰人有小罪罪

然者據第二十三年左傳卽引周書曰乃大明服荀

案段玉裁云此疑卽康誥無康好過等之異文蓋今文尚

省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言惡人有罪

子富國篇引書曰乃大明服皆不聯引時字明時富國有

書也喬樅謂周桐古通用字如使例亦作空桐是其驗已

雖小然非以過差爲之也乃欲終身行之故雖小不可不殺

有殺讀之此承上文謂有順是殺終殺皆之法也又據荀子

據補少孫母何好爲無長好則何有長之訓諒矣

也何則是本面因思惡而爲之者也乃有大罪罪終乃惟省

則此經和若之讀爲和順有疾之讀爲急疾言民其動變

我聞曰經不在大亦不在小

身爲惡乃過誤爾是不可殺也若此者雖曰殺之可也

於和順甚疾速矣段玉裁曰案元刻及今本荀子皆力作

說苑貴德篇周書有之曰經不在大亦不在小

後漢書陳忠傳忠上疏曰明者慎微者慎微書曰不可不

初而作若據樅樅注云則民勉力爲和而潤而疾速以明效

章昭國語注曰經不在大或大而不爲從亦不在小或補難

不殺詩曰無難難隨以謹無難蓋所以舉本紀末鈞深之慮

上之念也則宋本力作勅而作者也與古文尚書異古皆力

起小怨

也

勅同部而若雙聲段氏精於考校是也與古文尚書異古皆力

案荀語知伯國諫義子引周書與說苑所載文同章注云

案此所述皆今文尚書說也古文尚書作烏呼今文尚書

後漢書順帝紀關張三年詔曰儉以恤民政政康又

云當亦用今文家尚書說經不在大小書謂經之起恆不

作於戲謹以漢石經碑碑字可定矣雋孔本匪省作非省

又案商傳尚上疏曰實不借滋刑不淫濫五帝三王所以同

可以意度此小民所以難保也雋孔傳乃云不在大大起

區終乃惟省哉作非終乃惟省災罪作善亦作乃釋文云

致康又也

於小不在小小至於大則二句止一意專以小怨爲言其

害本亦作省致與與怙終賊刑害災肆赦卽注云怙其姦

大學篇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鄭注

誼未足

表終身以爲戒則刑之過失雖有善則赦之是康誥

曰養子者推心爲之而中於赤子之喻欲也

惠不惠茂不茂爲女惟小子乃服惟宏

此節正本典典之文鄭君義與注疏正與清大論相同皆

孟子勝文公篇墨者夷之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

春秋昭八年左傳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宏大

用今文家說也雖非背省古均通用災古作災與義亦通

言何謂也孟子曰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

也

辜罪訓同乃作亦蓋今文尚書之異文也今本清夫論式

罪也○趙注曰以赤子無知教義之

案蘇古定本尚書茂字作懋與左傳所引文異然懋茂古

爾爲作戒爾惡人誦作惡人茲訂正之爾懋釋言式用也

案鄭氏趙氏兩注皆用今文尚書說也王鳴盛云康誥若

多通用據童子引舉爾懋懋懋懋懋懋懋懋懋懋懋懋懋

江聲云式爾者故用如此通爾者通然如此其說是已周

保赤子須用孟子說乃始允合蓋此主用刑而言言民犯

尚書懋懋爲茂字則此經懋不懋今文尚書作茂不茂同

法加赤子無知屬陷於死地吾保赤子之民自安治難用刑

而而不專於刑也江聲亦云詳孟子之意謂愚民無知與赤

於左傳所引文可知也段玉裁曰孔傳本已汝惟小子以

公以此勸康叔者左傳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康康

子同其刑也於刑猶猶赤子之入井非其罪也保赤子者

大詩明之知今文尚書已作肥左傳引周書云此與周

叔封於衛又入爲周同司寇故以明勸勸之也

必能扶持防護之使不至於入井保民者當明其政刑以

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文法正同皆墨格之法

論衡答倭儒曰刑故無小猶過無大聖君厚心省意故欲故

收道之使不陷於罪非此孟子說書之意正此經之指也

造周卽經文肇造我區夏也服宏太卽經文乃服惟宏也

王曰於戲哉有敬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力懋而有疾惟民

非女封刑人殺入母或刑人殺入非女封又曰刺罰人母或刺

下文王應保殷民小子助王宅天命作新民兩層敘孔

其舉業若若保赤子惟民其康又

案尚書正義曰創於五刑爲教異而有刑者周官五刑所

傳讀宏王爲句非是蓋據讀殷民允此篇周公以戒成

荀子富國篇曰君國良民者欲速時功則和謂解解乎

無巨刑亦云創刑易曉張上九云荷校戴耳鄭元以爲臣

王及康叔故云王應保殷民女子小子亦惟助王應保殷民

急疾書曰乃大明服惟民其力懋而有疾此之謂也

也時殷亂方定周多反側故減以民無恒宜順而施之